

*Journal of
Philology
and
Afro-Asian
History*

亚非历史语言研究

第一辑

Volume 1

王献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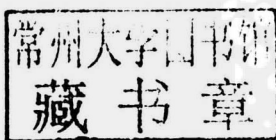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亚非历史语言研究

第一辑

王献华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亚非历史语言研究·第一辑 / 王献华主编.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7.12

ISBN 978-7-5192-3975-6

I . ①亚… II . ①王… III . ①文化史—亚洲—文集②文化史—非洲—文集
IV . ① K300.3-53 ② K40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2185 号

书 名 亚非历史语言研究·第一辑
YAFEI LISHI YUYAN YANJIU · DI-YI JI

主 编 王献华
责任编辑 郭意飘 陈俞蓓
装帧设计 刘敬利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3975-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编者寄语

感谢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特别是郭力总编的大力支持，《亚非历史语言研究》第一辑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从 2011 年左右启动辑刊计划，至今已经过去整整 6 年时间了，这也让第一辑的付梓成为一件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有了开始，也就有了希望。

对于研究域外语言文学，如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古典学等领域的学者来说，林志纯（日知）先生的开拓之功值得后人时刻牢记，其学术遗产也需要后人的批评继承、认真学习。因此本辑特别设置“纪念林志纯先生”专题，除纪念之外，也尝试从不同方面对林先生的学术遗产做出整理。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王大庆教授的《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实践和特点初探》曾在《古代文明》杂志 2016 年第 2 期发表，东北师范大学张强教授的《卢剑波先生与林志纯先生的学术交往》、聊城大学赵少峰博士和陈德正教授的《中国西方古典学发展史上的林志纯先生》、西北民族大学靳艳教授和陈萌女士的《论日知魏晋封建学说的理论基石》则为此处首次正式发表。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早在 2012 年，编者曾

与王大庆教授、陈德正教授等同人商议，组织一批研讨林志纯先生学术思想的稿子，此处所发即为不久之后两位教授提供的稿件。编者本人当时准备的稿件《林志纯先生的“东西古典学”》，后来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考虑到王大庆教授的文章对林先生的比较史学思想介绍十分全面，特别是具有学术进路上的代表性，这里重新刊发。

正如张强教授提到的，在有关域外的文史研究中，原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卢剑波教授也是极为值得重视的一位前辈学者。除了在世界语研究、推广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之外，卢先生古希腊罗马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研究方面，都有着精深的造诣和开拓之功，可惜不为人所知。编者有幸，曾受卢先生公子卢万仪先生之托，协助编辑《卢剑波古典学文存》一书，不日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只是限于篇幅，一些《卢剑波古典学文存》不便收录的作品，如这里收入的世界语研究性文章以及极为珍贵的卢译索福克勒斯悲剧，经考虑或可放在《亚非历史语言研究》辑刊中分批印行。先生泉下有知，当能谅解后学心思。卢译索福克勒斯这里并不完整，另有两部将放在第二辑中刊行，而先生关于世界语的一些短篇论著以及先生自己的诗作，则放在《亚非历史语言研究》第三辑出版。

四川大学张箭教授的《论〈山海经〉非世界百科全书》是一篇学术批评文章，针对学术界对《山海经》研究的一些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山大学肖剑博士的论文《罗马哲人塞涅卡及其〈道德书简〉》对塞涅卡的《道德书简》做出

了精彩的分析，通过细读文本，揭示出《道德书简》乃是一个有着开放式结尾的“关于两个鲜活生命的复杂叙事”。在这里，编者要特别感谢肖剑博士。肖剑博士 2013 年便已经完成此稿，几年时间内以极大的耐心容忍了编者的拖沓，编者珍惜这中间包含的学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

《竞争继承制与弗莱彻的内亚研究》一文的作者李雪晴同学目前仍在四川大学世界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弗莱彻是世界范围内内亚研究方面极为受人重视的重要学者，但有关弗莱彻学术理路的中文研究却并不多见。雪晴同学能够抓住“竞争继承制”这个关键概念来进入弗莱彻的学术世界，体现出极好的学术洞察力。编者衷心希望雪晴同学能够以此为起点，在有关领域做出重大学术贡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我国学术界的域外历史、语言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亚非历史语言研究》也能够作为平台，尽学人本分，为国家发展提供些许可供参考的知识内容。

王献华

2017 年 11 月 15 日

一 纪念林志纯先生 / 001

- 卢剑波先生与林志纯先生的学术交往
 张 强 (003)
- 中国西方古典学发展史上的林志纯先生
 赵少峰 陈德正 (012)
- 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实践和特点初探
 ——读《日知文集》札记 王大庆 (028)
- 论日知魏晋封建学说的理论基石
 靳 艳 陈 萌 (056)

二 专题研究 / 067

- 从世界语词根的来源看它的国际性 卢剑波 (069)
- 论《山海经》非世界百科全书 张 箭 (086)
- 罗马哲人塞涅卡及其《道德书简》 肖 剑 (112)
- 竞争继承制与弗莱彻的内亚研究 李雪晴 (145)

三 卢译索福克勒斯 / 175

《菲罗克特特斯》	卢剑波 译 (177)
《爱勒克特娜》	卢剑波 译 (257)
稿 约	(341)

— /

纪念林志纯先生

卢剑波先生与林志纯先生的学术交往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长春）

卢剑波先生（1904—199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西方古典文字学家、中国世界语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曾担任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四川省语言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等职务。卢剑波先生与林志纯先生的通信现见七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位先生为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默默奉献的一些片断。

—

1944年，卢先生到四川大学任教，接任汪奠基教授的逻辑课，兼开“古代希腊史”课程。1949年以后，我国学术界全面向苏联学习。历史学科也模仿苏联模式，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家，各自划分四个阶段展开教学：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虽然在苏联的帮助下已初见规模，但仍停留在翻译苏联教材等通史类介绍方面，

真正的研究十分有限，大多集中在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上。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学术界开始怀疑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紧随而来的“文革”将这种探索打断，学者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不易，更不要说从事创新研究了。由于早年曾参加过各种进步团体，关心时局的卢先生成了当时思维活跃的进步青年，在 1949 年后较为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卢先生曾多次受到审查。因传播世界语期间结识了许多外国学者，卢先生在运动中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他的女儿、女婿也遭到株连。卢先生本人也受到监视，失去通信自由。长期的困病和政治运动在他心中难以释放，致其常在上课时晕倒，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在黄钟弃毁、瓦釜雷鸣的特殊时期，他深居简出，花费 4 年时间完成了《古希腊语》课本的编写工作。这是国内第一本用汉语编写的古希腊语讲义。此外，他还编著了 *The Fall of Minos* 一书，翻译了《伊索的智慧》等古典作品。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新登上大学讲堂。由于知识渊博、教育有方，卢先生颇受学生们的尊敬。1977 年夏天，卢先生开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古代希腊罗马史的研究生。当时四川大学的世界史专业相对薄弱，研究世界古代史的教师有三人，研究中世纪史的教师只有一人。因为他的知识面较广，外语能力强，于是兼任起中世纪史方面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并在历史系开设“世界中世纪史”“世界文化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经历了十年“文革”，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面临人才匮乏、资料不足的困境。作为较

早从事古代希腊罗马史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卢先生搜罗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求教一切认识的学界朋友。当时林志纯先生正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编写《世界上古史纲》一书，通过廖学盛先生的引介，卢先生开始与林先生有了接触。1977年5月9日，卢先生写下了给林先生的第一封信（见附录）。

因为是初次通信，卢先生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即便如此，后人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当时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一些状况。那时，西方古典学在中国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加上“文革”的摧残，我国世界古代史的研究工作更是雪上加霜。卢先生在信中说：“川大僻处西南，1949年以后，历史系于世界史殊少培植，以致世界古代史连我共三人，中世纪史亦只一人，至于川大旧存世界古代（包括中世纪）史籍及期刊，亦寥寥；而经‘文化大革命’后，既未新添，连旧有者亦多不知去向。我所旧有，亦以搬家故（‘文化大革命’期间，搬到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更以当时气氛关系，当旧纸卖掉，1950年以后，在川大所写未完之文稿与译稿，均付之废旧收购者，存者寥寥，今即欲有所增改，亦无书可资参考。所以不惮琐绪，亦于先生虽未谋面，心仰已久，当荷谅原耳。”由此，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工作面临资料奇缺、人才匮乏的状态一目了然。我们亦能看到，卢先生与林先生作为旧式文人，在经历了近代中国的多重变革后，都不约而同地响应时代号召，站在时代前沿，为我国的世界古代史学科发展竭精殚虑、奋斗不息的一些片段。

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林先生联合周谷城、吴于廑两位先生，号召在中国填补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的空白。1984 年，教育部下达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世界古典文明史教研室，开设亚述学、埃及学、西方古典学等课程。当时能教希腊语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林先生曾给定居法国的左景权先生写信，邀请其回国任教。最终因种种原因未果。

卢先生是当时国内研究世界古代史的著名学者。他通晓多国语言，包括英语、德语、法语、世界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在文学创作领域，卢先生素以“写作天才”见称，巴金在读了他的作品后称赞道：“读着剑波的文章，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激荡，仿佛要把我的心推出我的口腔来，又好像要将它捣成粉末似的。接着，我全身起了一阵轻微的颤动。这种感觉一下就过去了，但我的喜悦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卢先生在语言上的广博和精深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他还是“国际世界语者教师联盟”最早的中国成员，曾担任“国际世界语者教师联盟”的中国代理人。早年在上海时，他曾跟随法国传教士学习了古典语言。在“文革”期间，他编写的《古希腊语》课本首开国内学者用汉语编写古希腊语教材的先例。1982 年，首届全国古希腊语及古希腊文化教师进修班所用的教材，就源于卢先生自编的这套讲义。1986 年，卢先生又受托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古希腊语及

古希腊文化教师进修班。1985年1月9日，卢先生曾在他写给林先生的信中介绍了当时进修班的情况，并对当时进修班的学生成绩做了简单介绍，称：“经过考试，王敦书同志的研究生杨巨平同志的成绩最为优异。”

林先生十分敬重卢先生的才华。1986年1月22日，林先生致信卢先生，希望他能给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郝际陶同志一些希腊语教学方面的建议。对此，卢先生给予了热心帮助，并介绍其与古典语言学家罗念生先生相识。林先生的弟子郝际陶同志的论文也由卢先生参加评审。

四川大学世界古代史的教学时间开始较早，卢先生在古稀之年仍然十分牵挂学术队伍的建设工作。当时，四川大学古代史专业共有三位教师，但教授仅他一人，其余都为讲师，若无副教授职称，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就会中断，学术香火难以延续。卢先生曾于1985年1月9日写信给林先生，陈述了四川大学当时的师资情况，请求其对寄去参加评审的蔡曙光同志的论文加以关注。1988年，四川大学的龙莉到东北师范大学进修，卢先生已84岁高龄，但仍积极为其联络林先生。从1988年9月23日卢先生写给林先生的信中我们得知，此时的卢先生连握笔都十分困难，据他自己称：“因为长期为老病所苦，手抖、写信艰难，要靠药物来控制，不然就会歪歪斜斜，笔（划）画模糊难认。10月在天津召开的年会，自然心所向往，而力不从心，不能前来与同志们聚首，并聆先生教益，以为此生之憾，此次龙莉来东北师大，多仰先生鼎力，感谢之至。弟意志尚有，亦欲再尽绵薄，以‘文革’过后方

期多所作为，而时日不远，体亦随之衰败，来日苦短，亦将饮憾而终，力所不能，谓之何哉！”我们由此可见，卢先生作为书生的拳拳之情在其晚年仍丝毫未减。

1991年，卢先生走完了他宏富、曲折而又传奇的一生，他的去世在世界古代史、西方古典语文学、世界语等多个领域都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林先生也于2007年驾鹤西去，一时震动了古代史学界，但老一辈史学工作者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发展披荆斩棘、创榛辟莽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无疑为我们当下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今天，群英荟萃、少长咸集，世界古代史研究得以薪火相传，卢老和林老若能看到也必将感到欣慰！

2014年8月28日完稿

附录：卢剑波先生致林志纯先生信札二通

1977年5月9日信：

志纯同志：

蔡曙光同志赴京开会，曾托他向您致候。更早一些时候，也托请廖学盛同志致我对您的仰慕之意。蔡曙光回，亦转达尊注，至感至谢！

1949年后在川大即曾拜读尊著和译述，受益匪浅。彼时即有“如获观面，当请教左右”之意。而以衰病，仅在1952

年来京学习专业俄语，与吴于廑同志同在一班，学习完毕后即匆匆返川，终未获到西北^①一行，至今悔然。廖学盛同志亦未虽观面以老友罗念生之故，遂及时通音向，有所请益。即如从“世界历史”二期尊著，便获启发不少。以我校徐中舒同志为进修生讲先秦史，涉及分期问题，即使转请共拜读参考。

我于1931年冬自上海返川，1944年在川大教书起，仅1952年出川一行，“文革”前一年，即得冠心病、心绞痛……几濒于死者屡，尤以1970年左右为甚。去年“四人帮”垮台后，又重新上课。顷亦以旧病有蠢蠢欲动之象，及以稍休，便急修函致书左右，自荐亦以今后多望指教为请。数月前曾挂号寄上拙作之 *The Fall of Minos* 的印稿，为荷披览，以作时仅为任课教师之参考，此后付油印亦未遑教改，错谬定不少，倘蒙指教，感谢弥足矣。

以今夏招收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生言，亦自知学力不胜，徒以衰病余年，总应有一砖一瓦之献，而亦以国内专家繁多，如均能鼓舞以所不逮，当能不致陨越。川大僻处西南，1949年以后，历史系于世界史殊少培植，以致世界古代史连我共三人，中世纪史亦只一人，至于川大旧存世界古代（包括中世纪）史籍及期刊，亦寥寥；而经“文化大革命”后，既未新添，连旧有者亦多不知去向。我所旧有，亦以搬家故（“文化大革命”期间，搬到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房子），更以

① 此处应是东北。